

母亲的眼力

■曹广娜

当我风尘仆仆抱着孩子敲开母亲的大门时,我揉了揉发红的眼睛,努力把心中的苦水咽下,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果然,母亲笑脸相迎,欢喜地接过了孩子,并没有发现我的异常。

星期六是我和姐姐雷打不动回娘家的日子,也是全家最热闹的时候,外甥会在楼上开心地玩着游戏,我和姐姐会边帮母亲做家务边唠家常,一星期的烦事和趣事竹筒倒豆子似的一向母亲诉说。我喜欢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温馨,有时,不一定要做什么,说什么,只要在一起就好。今天的天气一如往常那般晴朗,蔚蓝的天空,温暖的阳光,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,可我的心情却是灰色的。母亲不知道,一小时前,我和老公进行了一场“口水大战”,我还掉下了几粒金豆子,一怒之下,抱着儿子夺门而去。

像往常一样,母亲又做了拿手

的羊肉水饺,和面、剁肉、切菜、擀皮,我和姐姐也在旁边给母亲打下手。很快,热腾腾的水饺出炉。我却

没有像以往那样狼吞虎咽,只是象征性地吃了一点,就去厨房洗碗。

正当我在厨房出神的时候,母亲突然走到我身边,“过日子比树叶都稠,哪能都任着自己的性子。”她说。这句话戳到了我的痛处,本就觉得委屈的我一下子泪如雨下。“你的脾气我还不了解?刀子嘴豆腐心,肯定是你说话太尖刻了。”母亲不顾我的感受,更进一步指出了我的缺点。我想争辩,却哑口无言。知女莫若母,我用沉默代替了回答。“只有互相迁就、互相忍让才能把日子过好。”母亲继续开导我,我在心里暗暗叫苦,一定是在我回来的路上,老公打电话向母亲列举了我的“罪状”。不过说来也怪,母亲的一番“训话”,竟让我觉得豁然开朗,心情好了很多,脑中闪现的也都是老公的

好了。

事后,我问母亲怎么知道我们吵架的事,是不是老公告的密。母亲笑笑说:“还用谁说吗,自己的闺女还不知道?你一来,我就看出不对劲。眼睛有点红,明明就是刚哭过;平常一到家,叽叽喳喳说个不停,今天却像霜打的茄子,没了精神;平常吃一大碗饺子,还嚷着没吃饱,今天总共也没吃半碗……”

听着听着,我的眼睛湿润了,我以为掩饰得很好,没想到母亲还是把我看穿了。从来不知道母亲这么聪明,洞察力如此强。

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不是一个细心的人,总是拿东忘西,做事也是大大咧咧,但是今天,她却把我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知道,就算我的演技再好,也逃不过母亲的好眼力,因为好眼力的背后是母亲一颗牵挂的心。

学会善待失败

■朱文娟

一个人的社会经历中有了一次较大的失败并不耻辱,只有学习过失败这门课程,人们的毅力才会更顽强,经验才会更丰富,处理事情才会更成熟。

所以,当我们面对失败时,不要抱怨,应该感谢;不要灰心丧气,应该更加努力。纵观历史长河,几乎所有成功者的背后都隐藏着数不清的失败。小说家詹姆斯·哈利在监狱里才开始写短篇小说,之后名扬天下。如果他也像其他人一样,在坐牢时只盼快点熬到头而浑浑噩噩地度过那几年时光,那么他永远也不可能

达到后来的成就。

约翰·克利斯在出版第一本书之前,曾写过564本书,并遭到了1000次的退稿,正是因为他毫不丧气,所以第565本书获得了成功,他成了英国著名的多产作家。

在现实生活中,成功之前的失败更是普遍。第一位初学溜冰的人都免不了多次摔跤,但正因为他们摔跤了,所以才能掌握溜冰的技巧和禁忌,在冰场上平衡滑行。篮球初学者一开始都有屡投不中的时候,但就在一次次的失败之中,经验被慢慢积累起来,然后就会有第一次

投中篮筐。

自古以来,没有一个人从开始就祈祷自己失败,可是失败总是在每个人的前进路上,扮演着生命中必然的角色。

失败,是我们前行途中必经的驿站。

我们要在失败之后冷静、公正的回顾,找出失败真正的缘由,说服自己,找回信心。

其实,善待失败就是对失败的最大轻蔑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失败本身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,大多数人对失败的态度。

心灵垃圾

■王雪涛

刚搬到这个小区时,和周围的邻居都不太熟悉,上下楼碰面出于礼貌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:“下班了?”“下班了。”没有一句多余的话,回到家就赶紧关上厚重的防盗门,唯恐门外陌生的空气飘进来。

对门邻居搬进来时,我只在猫眼后面看他们忙忙碌碌,等他们忙完了关上门后才开门出去,想免去虚伪的客套寒暄。因为工作忙,每天早出晚归,两家做对门邻居一个月了,我还没有正式和对门的主人接

触过。

楼道里没有垃圾道,需要我们把垃圾提到楼下。因为住在五楼,每次我都是把垃圾袋放在门口,下楼时顺便带上。对门也是这样。

一天中午,我把垃圾装进袋子里放在门口,准备下午上班时带下去倒掉。但等我出门时却发现垃圾袋不见了,心里不由疑惑:难道垃圾也会丢?这个谜团一直伴随我好几天。

直到有一天,我又像往常一样

绿衣天使

■许进

当多数人进入甜美梦乡时,是谁还穿梭在各个病房之间;当人们举家团圆时,是谁还默默忙碌在工作岗位上;当可怕的病魔肆虐横行时,又是谁用瘦弱的身躯铸成一道钢铁长城?是你们,默默付出、无私奉献的白衣天使。

如果说医院是一个生与死较量的战场,那么急诊科就是这个战场上最激烈的前沿,医生和护士就是那些冲锋陷阵的勇士。他们的步履永远是匆忙的,他们苦在其中,乐在其中。凭借着对生命无限的敬畏和尊重,他们不分白天黑夜,争分夺秒地战斗着。

有人说,这里的工作最脏,不是抢救中毒,就是救治外伤,是的,这就是急诊;有人说,这里的工作最累,吃饭没定点,困了不能睡,是的,这就是急诊;还有人说,这里的工作没有四季,面对生命,春夏秋冬都要坚守阵地,这里没有节假日,没有星期天,只要有人求救,哪里需要即奔向哪里,是的,这就是我们急诊。

还记得去年冬季,天寒地冻,就诊病人数远远高于同期,医护人员承受着超乎寻常的工作压力。我工作的EICU实施24小时无陪护制工作管理。一天深夜,和我对班的孔倩霞护士突然接到家里电话,七个月大的女儿持续高烧,哭闹不止,她婆婆焦急地说:“你快回来吧,孩子需要妈妈!”面对着比平时多出一两

倍的病人,倩霞没有迟疑,坚定地说:“妈,您先把孩子抱到医院看看,我在值班,都是危重病人,病人更需要我。”

又有病人来了,呼吸心跳骤停,用药,抢救,除颤,心电监护,气管插管,上呼吸机。医生护士轮流胸外按压,抢救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。经过一个小时惊心动魄地抢救,患者终于恢复了意识,转危为安。家属紧张而焦急的脸上露出了感激的微笑,我们也长长地舒了口气。这时,我们才意识到,每个人都已汗流浹背,饥肠辘辘。

这就是我们急诊人。

治疗时,敏锐,沉着,果断,是医生的臂膀;

巡视时,仔细,认真,耐心,是患者的亲人;

监护时,细致,镇静,机智,是健康的使者;

抢救时,稳重,准确,快速,是生命的卫士。

没有豪言,没有壮语,却让很多垂危的病人重新闪耀生命的灵光,这就是我们急诊。虽然岁月里经受了太多的委屈,可崇高的信念依然在我们身上展现,南丁格尔的精神依然在我们身上弘扬。

今天再度回首那充满着激情,充满着泪水,充满着欢乐,充满着骄傲的岁月,我心中百感交集,但只有一种感觉最为清晰——绝不后悔。



春天是什么

■涂婉宇

青的草, 绿的叶
粉红的桃花
金黄的油菜花
洁白的梨花
……
春天是一幅五彩的图画

小河“哗哗”地奔向远方
小鸟在枝头清脆地鸣叫
青蛙在池塘“呱呱”高歌
……
春天是一首动听的交响乐

辛勤的蜜蜂
美丽的蝴蝶
嬉戏的孩童
忙碌工作、学习的人们
……
春天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魔法师

西江月·咏三馆

■林学富

三馆免费开放,人民群众所想,文化艺术播更广, 传承文明辉煌。
高雅艺术流芳,面向大众路广,化产业更兴旺,政策支持得当。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布衣将军

(节选)

王学梅题图

策 划: 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文学统筹: 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: 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撰 稿: 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 撰 稿: 梁祖文

4.日伪军把守的关卡。
杨春美正要通过关卡。
把守关卡日军一看是个脏兮兮的中年妇女,厌恶地对一个伪军说道:你的,检查检查地干活!
伪军对杨春美:干什么的?
杨春美:讨饭的。

伪军:到哪里去?
杨春美:老总,哪里饭好要上哪里去啊!
杨春美说着,拿出那块长满白毛的窝窝头:老总,请您尝尝,好吃着哪!
伪军:讨厌!从哪里要来的猪不

吃狗不啃的东西,来让老子吃!
伪军说着,一把把窝窝头打落在地上。
杨春美赶紧弯腰去拾。看着杨春美狼狈的样子,日伪军哈哈大笑。
5.路上。
杨春美跟着一群背盐的妇女走在路上。
杨春美问一位年龄较大的背盐妇女:大姐,你背的是什么啊?
妇女甲:盐巴。
杨春美:背盐干什么?
妇女甲:唉,河西物价飞涨,特别缺少食盐。到商丘背点盐到河西,赚俩钱养家糊口。
杨春美:大姐,前面是什么地方?
妇女甲:白家潭。
杨春美:白家潭?
年纪较轻的妇女乙:把守白家潭的黄河河务局大兵,尽是赖皮渣滓货!我们每次过河,他们不但要收过路钱,还趁机吃我们的豆腐。唉,不是为了养家糊口,谁愿意在

这儿丢人现眼啊!
6.白家潭渡口。
背盐的妇女排队接受检查。
妇女甲向士兵递过几个钱:老总,孝敬您俩钱花花。
士兵甲接过钱,看了她一眼:过去吧。
妇女乙:老总,孝敬您俩钱花花。
士兵甲盯着妇女乙的脸:哟,小脸还长得怪好看啊!是日本鬼子的探子吧?搜!
士兵甲说着,伸手向妇女乙胸前摸了两把,接着又猥亵地说:底下夹没夹鬼子的情报啊?说着,伸手向妇女乙下身摸了几下,才满足地说:过去吧!
杨春美见状,扭头看见路边有一摊垃圾,就不顾腌臢,用手抓起往身上抹了几把,又抓把烂泥树叶,把头发抹得乱哄哄的,脸上抹得脏兮兮的。
士兵甲:下一个!
杨春美走到士兵跟前,几个士

兵赶紧捏住了鼻孔:哪里来的腌臢娘们儿。真脏!
士兵甲:干啥的?
杨春美:老总,俺是讨饭的。
杨春美说着,又拿出那块长了白毛的窝窝头:老总,尝一口吧?
士兵甲用手扇着:呸!哪来的脏婆娘,臭气熏天的,快走!
杨春美顺利过了关卡。
7.新黄河岸边。
杨春美来到新黄河岸边。岸边停着一只小船,船头上坐着一个年逾五旬的老艄公。
杨春美上前:大哥,我要到西华,可以乘您的船吗?
老艄公看了杨春美一眼:大妹子,到西华是可以,但路不好走啊!
杨春美:为啥?
老艄公:这一路是黄泛区,地旷人稀,日本人和政府两不管,土匪出没,你一个女人家,危险啊!
杨春美递给老艄公一块钢洋:没办法,俺娘家爹病危,再危险也得去啊!
(82)待续